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六年正月盡九月

紹興六年正月車駕駐蹕臨安府　張俊出視師行狀曰以金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招中原為謀叵測不敢寧處於朝奏請親行邊寨部分諸將以觀機會至即張

楞聲豫僭逆之罪以是月中旬啟行公謂楚漢駐兵轂
滙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葢大軍在前雖有他枝捷徑
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越踰而深入也故太原未陷
則尼堪之兵不復濟河亦此耳議者多以前後空闕敵
出他道為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然
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為可安乎既以此
告於上又以此言於同列惟上深以公言為然至江上
會諸帥議事令韓世忠據承楚以圖維揚劉光世屯合

泗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
精兵為後翼佐俊命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形勢既立
國威大振上遣使賜公御書裴度傳以示至意公於諸
將尤稱韓世忠之勇岳飛之沉鷙可倚以大事世忠在
楚州時入偽地撫叛賊上書賜公曰世忠獲捷整軍還
屯進退合宜中外忻悅每思世忠發憤授之方略卿宜
明審虛實徐為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枝梧不
暇以逸待勞時飛母死扶護還廬山公乞御筆敦趣其

行飛奉詔歸屯公又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臨安僻居一隅内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奏請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二月諸路安撫使兼營使　折彦質僉書樞密院事折彦質自兵部尚書除僉書樞密院事無所建明備員而已

十二日庚戌尚書左司員外郎范直方川陜宣諭并撫

問吴玠一行將士並依紹興二年諸路宣諭已將指揮仍令條具數内一項勘會俞紹興二年諸路宣諭官祓奉聖旨檢察詔令平反刑獄觀風問俗宣布德意仍降親筆手詔及令閤門先次引見上問面受聖訓并給賜御札歷子採訪問逐路見任官廉汙能否書上歷子薦列以聞直方今來宣諭川陜撫問吴玠一行將士並無遵依逐官已得指揮并降詔書御札歷子別有施行有旨四川監司帥臣吴玠軍前并令學士院降詔其逐路

州軍仰宣諭司謄寫項下內席益吳玠別降口宣　賜
川陜宣撫處置使司詔朕紹興丕基遭時多難飾戎車
於江左為懷經畧之圖列將鉞於關中欲存根本之勢
豈虞彊國專逞深威敵勁弗支兵拏未解嗟蒼天之不
弔宜悔禍於我家憫赤子之無辜重流毒於茲土寡德
所至悼心何言賴我股肱之臣總護爪牙之任一戰克
捷諸路悉平王靈由是復加士氣於是再振然念行師
累歲轉餉一方被敵國之係累寧無淪陷之黨思祖宗

之涵養豈有背叛之心憑陵使然蹭蹬至此倘存疑阻
殊咈招徠將束身而欲歸或懼刑誅之慘此復業而莫
處或憂賦役之煩或立効而褒賞未加或負才而祿秩
未稱疾苦無告愁恨何聊仄席以思當饋而歎於是下
哀痛之詔布至意以宣言施曠蕩之恩洗無辜而収拭
沿邊將士應陷殊方非抗王師及侵掠入寇者並不得
誅戮敵騎憑陵之際陷没州縣官吏將士軍民皆緣畢
力不能捍禦致有脅從或遭驅擄至今困居本土或旅

寓遠邊實為殘破無曰背叛陷敵人有能立功來歸者仰沿邊帥守保舉申宣撫司一面旌擢優賞其次雖未能立功而心在本朝有意懷來者各以元舊官職任使兵級弓箭手依舊職名收管民兵願歸業者聽其間才力可用特與拔擢或有以前罪犯懷疑自危一切原貸或先曾立功未曾推賞即特與推賞因陷敵廢業失所者寬其租賦免其征役昨緣道路不通號令壅隔致遠方之民疾苦無所赴訴專委宣撫使講究措置並從寛

恤徧下諸處官司施行咨爾有衆咸識朕心各堅奮勵之誠亟臻休息之效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賜吳玠王彥關師古獎諭勅書朕乘歷運之中徼屬方隅之多故兵塵數起邊候屢驚永懷秦雍之區久罹干戈之禍暴骨滿野連城為墟興言痛心引望流涕式資驍騰之將屛此寇仇庶使創殘之民脫於塗炭卿世家隴右氣禀山西攄忠憤於胸中彈威稜於塞外運奇合變並施九拒之謀鼓勇爭先悉用萬全之畧潛軍一舉并騎四

馳折敵勢於方驕激士心而復振兹為社稷之衛良慰
鼓鼙之思然念歲月侵遲風霜侵薄勤勩雖由於爾力
咎責實歸於朕躬更奮鷹揚益殲蟻衆尅復疆土撫定
黎甿赤囊之捷累傳功既存於廟祏丹書之誓永固福
自及於子孫各堅乃志用副朕懷
十六日甲寅岳超及金人戰於宿遷縣韓世忠欲攻淮
陽軍既到宿遷縣㸃選統制岳超統將佐親隨共二百
人為硬探時淮陽亦知世忠超兵金人知兵賈舍人都

統額哩貝遣八十騎來宿遷硬探與超等相遇於中途衆皆以本來硬探不可迎戰當復回超曰遇敵不戰何以空回金人已鳴鼓超乃率衆衝入敵陣出而復入者數回金人乃退超等亦回有中傷者數十人然無一落陣者

十七日乙卯韓世忠敗金人於宿遷縣擒其將雅格貝勒韓世忠欲進趨淮陽軍城下令呼延通攔前而世忠獨馳一騎使一把雪執信字旗隨之一把雪者其兵之

曹號簽趨捷善走之人也令諸軍馬軍繼進見信旗止則止見信旗麾則俱進通行二三十里遇金人而止世忠於二三里間乘高陂以望通軍約三里許見信旗止通馳至陣前請戰金人出猛將曰雅格貝勒呼令通解甲投拜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呼延太保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曾誓不與契丹俱生况爾金國小敵侵我王畧我豈與爾俱生乎即馳刺雅格貝勒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仗並馬以手相擊各

抱持不相捨去陣已遠於是皆墜馬於坑坎中兩陣皆不知雅格貝勒取筦刀刺通之脈流血通搦雅格貝勒之喉氣欲絶而就擒得官軍百餘相會遂回金人退去世忠大喜是時諸軍見信字旗久立不動統制皆率衆以進世忠曰吾旗未曾麾何以輕進違吾之令當行軍法諸統制曰立陣移時信旗不麾戰士氣鋭欲盡命故進違令之罪實不敢逃世忠猶决數人以示行法　馬擴為沿海制置使馬擴在鎮江措置事務也正月都督

府劉子發遣馬將帶吳錫一軍并所部人馬赴行在二月為沿海制置使駐軍明州

十八日丙辰韓世忠圍淮南軍韓世忠既獲雅格貝勒遂率諸軍至淮揚軍城下城守甚嚴城中街衢亦陣合以防克敵弓矢淮揚軍舉烽報急是時金人有令受圍一日則舉一炬自夜至曉不滅受圍二日則舉二炬凡圍六日舉六炬第七日救兵到世忠遂回軍　李綱來

劉光輔圍光州偽知州許約以城降　王彥保康軍

承宣京西南路安撫使兼知襄陽府王彥除京西安撫南路岳飛為京西湖北宣撫使當受飛節制彥昔為招撫使都統制新鄉之役飛受節度彥欲斬而恕之以此引嫌辭免不赴

三月韓世忠加少保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淮東宣撫處置使軍楚州岳飛加檢校少保平靜難軍節度使川陝宣撫使軍興州

四月韓世忠及金人戰於淮陽軍是役也韓世忠請援

於張俊俊不從故王師不克而退

二十七日甲子賜韓世忠揚武翊運功臣　酈瓊克劉龍城偽齊劉豫以兵城劉龍城將窺淮西劉光世遣統制官酈瓊襲破之盡俘其衆而還光世以功加保靜節鉞

五月己巳高世則加威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　楊沂中來朝

二十三日庚寅劉光世加保靜武寧節度使張俊加崇

信奉寧軍節度使於盱眙就城之詔張俊乞盱眙軍改授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以寵其行拜命盱眙軍依山築城右僕射張俊建議也左僕射趙鼎深不悅之嘗覽地圖而歎曰德遠悮矣雖不為資敵之具然當念勞人也是役也興於盛夏版築於山之頂自下運土而上者皆有日課人不堪其勞又望青林斫數十里間竹木皆盡民亦苦之斸掘新舊塚莫知其數有一塚舊傳為桑相公墳發既徹有體骸尚存長僅二尺人乃知其為桑維

翰也城成無水可守亦無樵採築城之際偽齊有馬三百陷四州之境臨淮佇觀移時而去

六月楊沂中進軍泗州張俊進軍盱眙縣劉光世進軍廬州

七月劉光世収復壽春縣

八月岳飛克鎮汝軍商虢二州是役也偽汝軍薛亨素號驍勇岳飛以牛臯當之臯請生擒以獻果獲亨以歸飛大奇之　岳飛復西京長水縣　秦檜為行宮留守

孟庾行宫副留守秦檜為行宫留守張浚薦之也初檜與孟庾皆除行宫留守而同為觀文殿學士庾以先除欲居檜之上檜曰嘗為宰相公參政知樞密院事而已檜宜居上爭之不定奏取旨乃以庾為副

王彦行營前護軍副都統制王彦自京南而下也至鎮江丁母憂乞解官持服詔不允起赴行在賜金帶象笏除兩浙西路淮南東路沿海制置副使措置防守海道畢除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

九月劉豫入寇劉豫以偽殿前太尉開封尹許青臣權大總管府事以子麟領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户部侍郎行軍參議李鄴行臺右丞僉鄉軍等二十萬號七十萬三路南寇東路由渦口犯定遠趨宣化以姪劉猊統之中路由壽春犯合肥子麟統之西路自洛蔡之光州寇六安孔彦舟統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六年九月八日癸酉盡十二月五日戊

戌

八日癸酉車駕幸平江府

十日乙亥韓世忠來朝 王庶知荆湖北路經畧安撫

使王庶被名出川至鎮江府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鄂州有旨候奏事畢之任五月賜封復顯謨閣待制未至鄂改知荆南府湖北路經畧安撫使至是到官治事

岳飛退軍鄂州

二十九日甲午劉豫入冦張俊至建康督戰張俊行狀曰公渡江撫淮上諸屯時遣人自巫山回聞徽宗不豫又聞欽宗所貽金帥書奏曰臣得屯信不禁臣子痛切憤激之情仰惟陛下處天子之尊遭父兄之變聖懐惻

怛勤切於中固不止坐薪嘗胆也時張俊軍已進屯盱
眙三師鼎立而岳飛遣兵入偽地至蔡州焚其積聚時
有擄獲後力贊建康之行為不可緩上以九月一日進
發至平江公又請先至江上諜探敵情及劉豫姪猊挾
敵來寇公既行而邊遽不一公至江上知來為寇者實
劉麟兄弟豫封麟淮西王兵凡六萬入寇已渡淮南涉
歷壽春逼合肥公奏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令士氣
甚振可得五勝若有一退則大事去矣上手詔曰近以

邊方所疑事咨於卿今覽卿奏措置方畧審料敵情條理明甚非卿識見高遠出人表何以臻此於是詔下諸將始為戰計　侍御史魏矼奏劄論不當講和臣伏覩魏良臣王繪歸自淮甸亦有金人文字事意曲折不得與聞於傳記有曰前車覆轍後車之戒又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自靖康初敵騎既退大臣偷安無復注意軍事故時有不理會防秋却理會春秋等語北兵再入河朔遣回王倫督和議優游不決繼遼索五輅又復聚

議經時迄以輿輅未渡河而遊騎已次濬州故敵常語人曰所以索輅車者且令南朝爭議一兩月耳今者陛下奮發英斷新御戎軍諸將競趨江上鬬志日銳而陛下復大開言路包容狂直凡非軍旅之事一切停罷宸筭素定施設注措犂然當於人心臣仰料天意亦須助順削僭偽而復侵疆實係此舉顧自睿斷立罷講和二字況朝廷前此三遣和使而後大金纔有報聘禮意周旋信言可考頃復傳使尋好未有釁隙玆乃偽劉父子巧

造兵端謀窺郊甸初無和意使人未見國相報書來自近甸自無可信覆轍未遠今大兵坐扼天險授師艤舟上流精銳無慮十萬彼偽劉挾敵為重僉軍本吾赤子人心向背久當日携持重以待之輕兵以擾之吾計得矣昔曹操降劉琮得其水軍人船合八十餘萬徑下江陵吳之議者咸曰曹公虎豹也然托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

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不如迎之獨周瑜曰不
然操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
在關西為操後患其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
中國所長又今盛夏馬無槀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
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忌也而操皆
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
夏口保為將軍破之遂引兵與劉備并力以逆操敗之
赤壁今劉豫挾敵以叛視操孰順近日敵衆深入澤國

視操孰強而岳飛在江西吳玠在秦隴形勢又孰得更欲聽其詭計摧喪士氣坐以受其弊非臣所喻也昔新垣衍說趙帝秦魯仲連折之有曰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臣久誦斯語不勝憤懣惟陛下為宗社生靈之重仰順天意俯從人欲飭勵諸將力圖攻守庶有再造之期臣區區識慮盡止於此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而裁決之

十月四日戊戌王德酈瓊趙四臣敗劉豫於安豐縣是

夜知壽春府孫揮又敗劉豫於芍陂偽齊大舉其衆侵犯淮甸有吞併江淮之志劉光世命王德酈瓊等出淮西以逆之有安豐立謝步𨾏于霍邱敗賈澤于正陽王遇于羊前於是賊之氣已挫矣

八日壬寅楊沂中張宗顏王偉吳錫敗劉猊于定遠縣劉豫使姪猊自渦口渡淮入定遠是時殿師楊沂中被命聽張俊節度俊乃分遣沂中及統制張宗顏王偉吳錫等禦之至定遠與賊遇王師力戰猊敗擒其將李亨

十一日劉麟寇廬州聞劉猊敗退走淮南西路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于廬州聞麟入寇其勢甚熾密申宰相趙鼎乞降樞密院指揮退保太平州僉書樞密折彦質助為之請遂檄光世退軍都督張浚聞之大怒遣向子諲等督光世復還廬州麟以偽齊兵十萬犯廬州知劉猊先敗遂退走先是上親札付王德曰卿宜竭力協濟事功副朕平日眷待之意故光世命德追擊至壽春縣而還横屍屬道有赴淝水而死者德受相州觀察使制

曰茲屬逆雛之猖獗首提銳旅以蕩攘又曰凡蜂屯而
蟻聚咸電掃而風驅是役也偽齊失運車七十輛船七
百隻歸正亡歿散者大半衣器甲偽交鈔告勑軍需金
銀犒賞之物不可勝紀　　叅知政事沈與求罷為資政
殿學士知明州沈與求為叅知政事時督府治兵欲大
舉與求弗聞與求曰此大事也豈可身居近輔而獨不
與哉數上疏求去除資政殿學士知明州疏再上改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

十八日癸丑張俊楊沂中攻壽春府不克而還　王彥至行在王彥以新除行營前護副軍統制至行在也

十一月張俊還闕俊行狀曰是時劉豫令鄉兵偽金服於河南諸州十百為羣由此間者皆言處處有兵又張大聲勢於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十月楊沂中抵濠州劉光世駐軍與沂中接連相應劉猊分麟甲之半後沂中大破猊於藕塘降殺無遺猊僅以身免劉麟拔柵遁走上奏車駕宜乘時早幸江上上賜手書曰

賊豫阻兵梟雛犯順夾淮而陣侵壽及濠卿獎率師旅
分布要害臨敵益勇仗義直前箕張翼舒風馳電掃遂
使豪渠宵遁同惡自焚觀草木以成兵委溝壑而不顧
昔周瑜赤壁之舉笑談而成謝安淝水之師指揮而定
得賢之效與古何殊寤寐忠勤不忘嘉歎公軍至平江
府隨班朝見上曰却賊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
惶懼乞去
十二月五日戊戌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軍　趙鼎罷

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趙性之
中興遺史曰劉豫兵馬遁走張俊獨對乞乘勝取河南
擒劉豫父子也及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帥請
罷之上問曽與趙鼎議否曰未也上曰可與趙鼎議之
俊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劉豫机上肉耳然劉豫嘗
倚金人為重輕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故地可保金人
不侵入乎如其侵入何以禦之且劉光世軍下統制將
轄輜重多出其門若無故罷之恐士卒懼而不安俊不

悅俊見上請幸建康鼎諫未便遂罷鼎宰相見以觀文
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安撫浙東　張俊行狀曰公未至
平江府時趙鼎等以議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
白獲聞聖訓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天下之事
不唱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令四海之心孰不思戀王室
叛冦相刼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謁三歲之間賴
陛下再造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
之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有偷安

茍且之心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識解體内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消約異日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哉始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異於天下故也議者不過曰秋冬有警車駕難于遠避夫軍旅同心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又不過曰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絶彼窺伺為此論者特可紓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使年年為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難乎其立國矣陛下欲深居臨

安亦豈能安乎上翻然從其計

十二日趙鼎遂知紹興府　折彥質罷樞密院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劉光世在廬州乞退軍太平州也以書懇趙鼎又彥質助而得之至是臺諫論列乃罷彥質僉書樞密提舉宫觀　張俊加少保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楊沂中加保成軍節度使張俊楊沂中以長樂鎮之功受賞故有是命長樂鎮地名李家灣者是也上親筆詔賜其略曰御議論特重深達敵情

兼聞挽強之士多至數萬人卿等報國如此朕復何慮

又曰卿所部士卒精鋭為諸軍冠聞之深慰平昔内外

之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　邵隆復

知商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七年正月一日癸亥盡十五日丁丑

紹興七年正月一日癸亥朔車駕駐蹕平江府下移駐建康府詔詔曰朕䕶丕圖行將一紀每念多故惕然於心昨以盛秋載親戎乘露車於野率示四方屬叛逆之

來侵幸以時而克定念兩宫征駕未還於殊域列聖陵寢尚隔于邉烽黎元多艱兵革靡息是惟厥咎在予一人其敢即安弭忘大業思鼓士氣以恢遠猷惟黄帝以上聖之君無常居之位周王當平治之日有于邁之師朕於斯時敢替前軌將乘春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邇俾廸朕懐　遺史曰劉豫兵馬遁走張俊還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及言劉光世驕墮不戢不可為大帥請罷之上問曽與趙鼎議否曰未

也上曰可與趙鼎議之俊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劉
豫机上肉耳然劉豫嘗以金人為重輕不知擒滅劉豫
得河南故地可保金人不侵入乎如其侵入何以禦之
且劉光世軍下統制將副多出其門若無故罷之恐士
卒懼而不悅俊見上請幸建康府鼎諫未便遂罷鼎宰
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安撫浙東而下移蹕之
詔
十五日丁丑詔賜李綱等勑李綱等比者逆臣嘯亂反

易天常陰道敵人投兵南向朕親行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擐甲江上時出輕兵所向奏功俘馘係道敵勢既屈潛師遁逃念兹邦敵之初圖為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為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備守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可悉條具來上朕將屈己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于無隱利害之決期以必行叙佇嘉猷兾聞確論故兹詔諭想宜知悉春寒卿好遣書指不多及李丞相綱對曰臣伏承詔書以

偽齊金敵退遁今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遐遺以國家邊方恢復大計特降清顧臣學術闊疎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畧萬一輙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仗強悍之敵提兵南向俶擾淮壖其意葢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

不虞六飛親臨江上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敵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葢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誠為宗社無疆之休亦臣子之所共慶也然臣區區竊願陛下勿以敵騎退遁為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慮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陷仇敵為可慮使外敵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而臣謹采古往之跡撥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懐之策以獻議者或謂

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謂不然譬如奕棋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衡唐肅宗先保靈武故能東向以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倘不先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費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為得計議者又謂兵馬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為目前之安臣又

以為不然譬奕棋捨局心而就邊隅廹蹙偏小寖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崤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可以立國高祖在漢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是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况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則吾之所糾合精鋭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得

為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藩籬夫淮甸荆襄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守江左者以强兵巨鎮盡在淮甸荆襄間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不以都金陵其淮南後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也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分遣偏將將師進守支郡小

築城壘如開新邊朝廷應付錢糧有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兵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來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州縣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兵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吏士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

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計無易此或謂三大師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帥重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爾設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為屯守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誠為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東西路克捷制勝因利乘便

收京畿復故都以戡大難此事雖似落落難合然在陛下聖志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葢無不可成之理至於責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而兵戰之間因敵取勝臨事治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願竊以獻者在勿失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機會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

彼此未足為恨也臣竊覩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為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聚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為强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槀街之誅强悍之衆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定駐蹕之所蓋萬乘之居必擇形勢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此皆澤國褊廹所據非用武之地建康自昔號為帝王天子之宅

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廣博可以容萬乘六朝以來更都之地今鑾輿未復舊都莫若權宜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修宮闕治城壁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模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過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

艱難用過於儉然宮闕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情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修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畧則臣願先為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常一日忘宋哉特制於金敵之勢為所驅廹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朝廷之力未能覆之故數路之民困於重斂傷於慘刑而不能

以自歸儻淮南荆襄藩籬旣成壤地相接甲兵旣備天威振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作外援為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撫循來歸者給田內應者與爵賞官吏將士禄秩由舊許之自新孰敢不悅朝廷近者得敵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來歸者皆優與官秩可為得策更願力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有所依告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畧所當先者也攻戰守禦措置綏懷此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

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者君臣之遇號為千載聽言用諫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疎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葢雖朋友尚不易言而況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惟谷雖然陛

下當艱危多難之秋詒臣子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罪大矣有君如此其忍忘之故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壞將驕而難取卒墮而未練國用匱而無羸餘之積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未足以成中興之業則羣臣誤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人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立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固皆不逃于聖鑒

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畧忽有擾攘之故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而退以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安取如此人蓋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萬口和之牢

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犯而尚未有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益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啟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敵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靖我邊隅而天威所臨亦足以使人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既可觀矣今兵馬雖退而敵情叵測變詐百出未大

懲創鞭(種)場相望道路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罷于奔命哉是宜明詔于邦(却)敵之初圖善後之策也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棋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棋之置子乃可得志臣請詳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勝兵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黄屋所臨人心自効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至高祖既得天下擊韓

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即位至平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下澤潞取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幸措天下之大安此所謂始于勤勞終于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于江浙則京東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失而可航海之策使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

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粮積金帛敵來禦之俟時而復祖
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之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
臣願陛下自今以往願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
古者敵國善隣有和親仇讐之邦鮮遣使豈不以釁隙
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東晉渡江石勒遣子晉元
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來且猶却之此何往假道
於僭逆之國而自取辱無補于事秪傷國體金人自知
結怨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

屈體以求之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不貲使軺往來索氣而又邀我以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攘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輙相妨實有所害豈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莫之悟哉亦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而已至于邀請二聖如佚生之歸太公則當在攻戰既勝國勢既強之後今無益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姑罷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定然後擇所當為一切

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修
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
雖兵未交而勝負之勢已决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
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
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彊之强敵
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以仰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
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

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逆臣不足憂此特陛下方寸間矣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為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必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親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

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于衆以圖任股肱之臣遂得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譽無窮昔高祖始終任蕭何太宗始終用房杜故能戡定禍亂卒治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伯也伯者猶如此而況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凡一相與無至誠之意而惟嫌疑之避不足以建興邦之大業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

誠臣將見輔弼之任專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何謂公選人材夫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循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于艱難有為興攘撥亂則非得卓犖瑰奇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八凱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

之有鄭禹耿弇賈復之屬太宗之有房杜王魏之流憲宗亦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忽然所惜抱不羣之材者多為小人之忌嫉或中之於黯闇或指之以朋黨或惡之以大惡或譎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于自進恥于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于義命不復自辨惟自明之主為能察小人之情僞而辨其臣之無辜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于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才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

士者往往閒廢于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嘆懷材抱藝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宜少留聖意致察于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亡太宗遣人至其家得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内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

詳知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邦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常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能得人以興者愛憎出于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于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侯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無涉然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議論正則是非明賞罰功罪當否則人心不服舉措失宜而寖微寖

弱也晉之士風尚浮虛而不事實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石勒劉曜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之前何其士風之淳厚自數十年來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士風皆持正論爲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奸黨聽其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寛仁秪從竄逐其後士風遂相倣傚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

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詔元祐羣臣之忠褒贈官秩録用孫子然亦何補向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戮之禍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圖體國惟事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譽則大進小詆則小遷習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張俊付以重權始欲强敵于闕陝以忠許國而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加繩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幸俊以平日之功足以

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
濯復侍親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借使遭謗
困讒之臣無俊之功又無大臣之辨而有下石以擠之
者則何以自雪于君父冀察其不然朝廷設耳目之官
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于大故須覈實使果如其
言則誅責所加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所誣之功罪
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刑也臣願陛
下明降詔以戒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

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大臣以禮義廉耻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實其情以正典刑不宜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也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模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累也猶造大厦堂室奥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至于鳩工聚財則積累非一日所至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髙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規模先定而後積累以收成效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于談

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一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盖積累而致者如此陛下臨御九年于玆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讐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模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逮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于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僭逆之臣强悍之敵之所凌侮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艱難乃惜分

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為規模者凡所施為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此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騷擾勿太緩以失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時不可失其在皮膚針焫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于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蔑以為矣此時之不可失也詩曰迨天

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
子曰國家閒暇及其時明其政刑則雖大國必畏之矣
夫用智者當於未沉奔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時之用
渴而穿井鬬而鑄兵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
臣將見為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
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
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麃蓘之
力乃以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

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于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啟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三千擊符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延晉之祚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成其功歸之于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

自退屈而欲責功于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大功可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于王者如父母之于子愛之至則所以爲戒之者亦至是也孔子之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嘗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

未嘗无災異而不為災者以能寅畏其心恐懼修省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變災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来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雨而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祐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修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熒惑退舍太戊桑穀共

生于朝而反以為祥陛下誠能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
来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故冀士愚臣忘生觸死
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
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
昔少康以一旅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
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
乏將士足用江浙荆淮閩廣川陜財用可理足以為中

興之資陛下勇智天資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行要在改前日之輒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葢帝王之改過也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鄴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德彛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用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切切然畏人之議巳哉陛下近降親征詔書深悔纘戍之後措置之失可謂盛德之舉矣然則

今日措置安可復蹈前日之轍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聖裁矣夫以聖祖二百年之基業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于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强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室中興南征北伐其復古接下之美詠于小雅蓋有文武吉甫顯允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左右故能內修政事外戢蠻荆復文武之境土陛下所當深法考周室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

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資荷陛下非常特達之寵六龍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于等倫以志廣材踈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懷慚惕違去振廷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敢達近者邊報警戒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冊為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聽

昔太宗謂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
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于太宗臣雖無魏鄭公之
言然敢展盡底蘊亦愚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
忠言逆耳而利于行在陛下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患難
衰病交攻常懼先犬馬塡溝壑無所仰報盛德之萬一
今者獲奉明問得攄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也伏惟陛下哀憐赦其愚直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
之幸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恐汗待罪之至　謝表臣

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旨令臣條具邊防利害来上臣巳遵稟睿訓具奏聞者十載倦遊屏居海上數行温詔来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恩輝所逮報稱為難竊以詢於芻蕘帝王之盛德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恭思黃髮而伯業成漢屈羣材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皇帝陛下慨國步之艱難懲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總六師文帝幸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讋戎羌聿于却敵之初圖為善後之策特頒

明詔俯訪舊臣丁寧胥訓之辭若恭承黼坐之側諮諏當世之務如親顧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畫奇吐策宜得良平之臣而曩以非才嘗叨近輔學術泥古識慮濶疎憂患熏心志氣凋落夫何敢啓寡聞之陋亦與詢謀採擇之間謹已審察事機條陳利害亟上皂囊之奏冀塵乙夜之覩顓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妄發疎通知體豈類賈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容之大度赦其狂瞽博招可續之謀用以設施大啓中

興之運則臣繼此有得敢忘上陳海岳深高豈賴涓塵之助日月清照但傾葵藿之心　秦丞相檜曰靖康以來和戰之說紛然言戰者專欲交兵而被己之勢未必便言和者專事懇請而軍旅之氣因以阻皆非至當之畫為國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虛張為强亦不必以力弱為怯宋襄圖霸而兵敗齊湣稱帝而國破虛强惡足為强哉孔子以魯抗齊而侵疆以復子產以鄭介晉楚而猶大競何必大怯哉若湯以犧牲遺葛伯文王以西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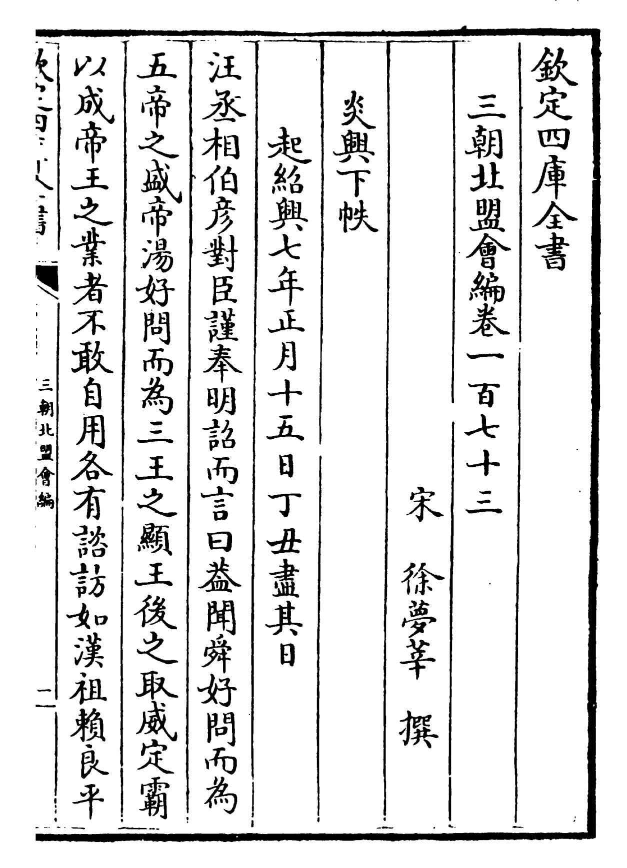
事昆夷未嘗虛張也為其殺一童子而征葛終一天下
文王為政不獲于上帝而伐崇終以致昆夷之喙未嘗
太怯也其後漢高帝出關曰吾欲復三秦故地而止耳
何嘗曰我必强盛哉滎陽成臯之間百戰不休何嘗曰
我不復振哉又如光武唐太宗戡定羣盜鎮撫四夷時
强時弱度議定計約畧相若國家自金人起事之初但
當與契丹地廟堂太怯遽以三鎮許之三鎮不肯淪敵
境雖欲割棄而不可是大怯也比不欲輕發兵端故隱

忍以待釁又賊豫啓之我欲乘機以舉則處以正理不可失也自古兩國相敵力强者驕不足深較樊噲憤匈奴侮慢欲以十萬衆横行其國季布折之此其盛强之時況今勢未有便臣前奏乞安慰敵人當用所獲人令諸將遺其帥長書明言止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蓋知虛張之無益也自古立國必明君臣之義陳常作亂孔子請討此齊國之亂臣而魯不容況賊豫我故臣子不討則三綱已淪何以為國臣前具奏乞征討賊豫當

檄數其罪而陽推金人以紓其締交之計作我士氣而
沮彼賊衆蓋知討叛之不必大怯也金人立豫諸帥皆
不以為是者意保河朔用豫以為捍蔽耳河南之地金
人非必爭得河南以復中原之大半徐議河朔猶當以
二聖為請臣前奏亦已畧言其故蒙陛下採擇則順逆
之勢一分人百其勇是為攻戰之利界在夾河諸軍分
處南北譬若藩籬宏遠堂室以安是為守備之宜因所
獲金人厚撫存之被各識所屬帥長之意分遣書詞不

至差殊則是爲措置之方使敵知朝廷志在討叛而義不得已彼豫衆知朝廷但誅首惡而脅從罔治則是爲綏懐之畧若乃器械之良窳軍食之困匱裨校之才否山川之險夷則有司之事將帥之職父老知之臣不敢臆說也迂踈無所知識惟聖明裁察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三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汪丞相伯彥對臣謹奉明詔而言曰葢聞舜好問而為五帝之盛帝湯好問而為三王之顯王後之取威定霸以成帝王之業者不敢自用各有諮訪如漢祖賴良平

之謀而創業光武用寇鄧之策而為中興主孫權用周瑜之策遂摧曹操而拓有荆州蜀先主用法正之謀遂擒吕布於下邳破袁紹於官渡斯皆用武詢謀之效也恭惟陛下神武默運禦侮却敵天人助順一舉而亟清江淮再舉而可復疆土而乃謙冲退託參古酌今以善計下詢舊弼臣顧念宿遭恩遇披露肝膽竭其餘忠精思熟講祈補萬分之一輙効愚言借萬全以為元老决戰以為將軍相與問答以為陛下獻惟陛下優容而過聽

之其辭曰決戰將軍問於萬全元老今天子之駐蹕三
吳也蓋得兵家之三勢焉曷謂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
勢三曰國勢而命將殺敵無往而不濟於時逆劉干紀
金敵濟師窬我長淮窺我江表明天子上承悔禍之天
意下慰厭亂之民心以帝德赫怒旗建太一親揔六師
將士奮勇人倍其氣雷動炎發山搖谷蕩得氣勢也長
江天險巨艦鶻飛一卒當江萬夫莫渡得地勢也辨其
曲直知其逆順察其饑飽以壯擊老以生擊死以飽濟

飢得國勢也以此三勢按甲江上時遣輕鋭所向必克
仇敵就擒者不啻千百簽軍投降者動以萬計勢窮力
蹙知曲之不可以敵直也知逆之不可以敵順也知飢
之不可以敵飽也潛師夜遁寨幕烏集當此之時我乘
勢越淮而襲擣其巢穴如破竹建瓴之易而乃躊躇淮
甸疑慮未進愚蒙惑焉萬全元老曰嗟乎以若所謂善
也吾之所樂聞也方且圖之耳然將軍之所謂知其一
未睹其精者也僕請為將軍畧舉其凡而將軍必能索

其志焉將軍曰唯唯願聞一二以發愚蒙萬全元老曰
禦戎之要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守而備之不貴追也故
魯莊公追戎於濟西僖公追齊師至於酅聖人之於春
秋皆書以危之且敵之奔北尾擊過淮也可謂宜遠
去諸葛孔明曰未得戰地雖見大利不前奪之未測彼
情雖謂羸弱不進攻之賊無故退軍勿進攻之設若我
師犯此而前追於淮此生靈塗炭人人懷歸如流離赤
子之念父母其求救也如大旱之望雲霓奈何餽餉千

里士有飢色若其畧地就糧則失遺民之望若其飛芻輓粟則艱漕運之計本圖却敵以安羣情無或動羣情以資敵未可急追以僥倖一時之要當惜寸陰以圖善後之計事稍前定舉而措之萬全之地盍未晚也將軍曰曷為善後之計曷為前定耶元老曰審攻戰之利得守備之宜盡措置之方明撫綏之畧然後可圖也曷為撫綏曰夫金敵所驅而戰者兩河之吾民十之七九州之卒十之二金人十之一焉爾主兵少怨讐居多彼何

取利吾能取彼怨讐而撫之則為我利矣投降之簽軍就係之師長旣貸之以錫其類宜優䘏以勸其來者或給佃淮南之田以養無禄之人或添差闕員以禄有官之士其有智慮者其有材勇者寘諸軍中各隨其宜而無失所之嗟怨庶使兩河九州之衆聞風懷惠携持而來歸一旦驅而之戰以敵人攻敵人利莫大焉不惟此耳關中諸叛師古革以不快於王似而去之孔彦周以讐嫌權邦彦而去之初非本心倘能遣使間道以往諭

上德意而後恩施之俾其自效彼將銜恩感義幡然改圖領所部而獻其俘於行在矣李成徐文輩於是乎知齊之不可以庇身也氣喪膽落朝不謀夕亦將悔過効順請命之不暇不然其徒亦將斬首而來獻矣所謂明撫綏之術其槩如此曷謂措置曰恢復之計不患逆劉之難除患金敵之未衰不患金敵之未衰患吾措置有緩急緩其所急則圖成長久之功急其所緩則僅見目前之利失之毫氂差之千里可不慎乎夫立國者莫大

於形勢得形勢者制人失形勢者制於人昔李希烈欲破壽春以趨江都張建封圍霍邱以精兵游擊而希烈為遁長江得形勢卒保江淮苻堅東畧至泛長江謝幼度以八千之兵阻淝水而破苻融數十萬之衆棄甲宵遁於是徑造渦潁經畧舊都周世宗用王樸之策下江淮屯渦口以克壽春卒取淮南十有四州以為界豈非得形勢今日之計莫如屯據淮甸置師壽春而真揚廬濠於文武臣中擇才能守之以籬落江表夫荆南古荆

州也北窺中原東瞰江表三國必爭之地吳不得吳魏不得魏為今日計當軍其要害以為吳越之屏以為巴蜀之防夫三秦四塞之國二蜀轉漕給軍之地昔秦恃殽函褒隴之險以囊括四海漢高祖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以有天下今也二蜀僅存而三秦已失為今日計當固蜀復秦以為後來之圖是宜申命都督下令荆襄戒嚴警後常若敵至飛檄川陜蓄鋭控弦觀釁而動以為犄角制勝之勢使彼欲南攻則右有西師之

可虞彼欲西下則左有王都之可慮此皆在所急而不可緩也所謂畫措置之方其槩如此曷為守備兵法曰有餘則攻不足則守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此善守也楚為陣而燕人至見有備而反此善備也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狃敵而殲鄖人次郊而不戒莫敖小羅而無次皆守備之不謹也為今之計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所待之也無恃敵之不可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修明攻守拔用才

能推誠以與使樂於用命悅以從人使久而無倦名藩
閫之士守險淮濟激厲土豪之雄益塞泗水遣間諜以
察其情狀廣耳目以伺其奸詐經理殘破之邑勞來歸
業之民恩信號令以結人之心信賞必罰以盡人之力
理財以給犒士營田以助兵食補苴罅漏以為他圖所
謂守偹之宜其槩如此曷為攻戰曰兩軍爭雄伐謀為
上其次知彼知已可以取勝要在料度人事料量衆寡
審方圓勝負之勢識勞佚淺深之謀見可而進知難而

止因利乘便合變應權而為之以此攻戰何往不濟所謂攻戰之利其槩如此雖然於斯四者又有先後之序焉先明撫綏之畧然後可以語措置之方然後可以語守備之宜得守備之宜然後可以語攻戰之計於是乎乘天時擇地利因人和振旅電擊諸路響應蹦轢淮汴蹂蹈濟鄆馮軾而復偽齊之城横趙魏衆鴈門太行而傳檄乎燕雲之外于以奉迎二聖定亂中原於鑠中興不亦盛乎中庸曰事前定則不困而又何急焉將軍曰

雖然吾嘗聞智者不後時勇者不再決又聞戰以氣勝
朝氣鋭晝氣惰暮氣昏善用兵者用其朝氣擊其惰歸
此不可失之時也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猛虎
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顧元老圖之元老曰不然鷙
鳥之將擊必匿其形猛獸之將搏必伏其身兵危道也
能而示之不能勇而示之怯卑以驕我佚以勞我彼殆
將以誘我也昔楚武王侵隨行成而歸鬬伯比請羸師
以張之隨侯將追楚師季良止之曰楚之羸其誘我也

君何急焉君姑修政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今之敵人潛師而北必盤礴徘徊於宿亳徐淮之間幾請營糧濟師待時而再來南聲東擊西攻吾不備出吾不意而出沒於荆襄之間睥睨楚澤乘桴而下合洞庭之賊相與為水攻之謀益以步人水陸俱下使吾守株於前而長江之險已奪其後則將奈何與其急於目前之追奔不若修政以為善後之計曰曷為修政事曰若所論四者是也雖然修此四者又有本焉書曰民為

邦本易曰上以厚下安宅能固本而厚下者當知今日地之蹙狹而有以行其不忍之心察恤民之彫瘵而有以固其愛戴之心軍需之費力役之征有不得已而出於民者詔令丁寧當惜民力使官吏並無緣為奸田廬有樂輸不厭之勤内之遠邇衆庶三軍上下相與一心外之兩河遺民九州舊俗相與并力所助多矣使天下皆曰今天下有道如是金之人背盟失好僞齊之去順效逆虐困其民棄民久矣棄民則失助矧前日之舉起

意於逆劉金敵為之助得利則歸功金人失利則為劉

豫怨淮南之役既不得逞所喪又多自茲偽齊取疑於

金敵矣主客相疑上下失助以舉事則於戰何有孟子

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

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誠能孳

孳於四者蚤正素定然後奮威諸路連衡以進决有成

功若徒知目前追擊之利未知善後之大計言未卒將

軍愀然改容低首自失逡巡避席再拜稽首曰韙哉非

固陋之所能及不圖今日發醯鷄之覆曉然識萬全之策也將軍既退元老三復沉思視倏忽而無見聽惝怳而無聞若戴雲氣乘虛無浮游乎寥廓如見箕子告之以為武王陳洪範曰汝則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子孫其逢吉汝之所論雖得於千慮而單聞淺智昧於事機未可以為確論請獻諸天子參諸羣策質諸廟謀而斷自神算庶幾其可也元老於是如夢醉

覺醒仰天而嘆曰亶哉其然乎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僕不得而容其喙矣　李參政邴對伏以逆臣劉豫敢肆奸謀外引敵師稱兵犯順人神共憤天地不容

陛下神武惟揚聖心獨得親率銳旅前駐大江股肱協謀將士賈勇曾未浹旬累奏捷音敵勢即窮潛師宵遁

天聲大振國勢遂强中興之功屬在今日猶復曲垂清問俯逮舊臣荅將總衆智以為謀庶幾無片善之不録

恭惟聖訓條畫如左戰陣之利有五一曰出輕兵二曰

務遠畧三曰謀將帥四曰責成功五曰重賞格何謂出輕兵關陜為進取之地淮南有保固之地由關陜可以窺河東由河東可以窺河朔河朔平則京東不取而自歸故曰關陜為進取之地有淮南外可以捍京東内可以保浙江故曰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陜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方而拒我淮南雖利於保固然不用命於關陜則彼得併兵而南下二者固相為表裏者也前日遣大臣經理關陜誠是然未

嘗用兵於京東以分其勢故彼得盡銳以挫於我今淮南之兵既捷矣而關陝之圖尤不可緩也或曰曷不經由宿泗以取京東耶曰由宿泗必用重兵命大將令統重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為根本若輕而置之偽境萬一有失利將不可復用然則遂置而不問耶曰非然也今偏將中如牛皋王進楊主史康民皆習京東風土熟其人情知其山川險易臣謂可畧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由徐淮揚或出由宿泗彼土之民固吾赤子也懷累朝

聖澤涵養之久厭偽朝殘虐不道之政必有應者然後因其豪傑俾其自守因利乘便取京東可也勢有未可退保江淮可也則我得以擾敵彼將奔命之不暇而自困矣是謂我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何憚而不為乎何謂務遠畧用兵東京以牽制陝西用兵陝西以牽制東京固然矣陝西失地之後其何以復之曰因其勢而已光武以二千人敗尋邑百萬於昆陽虎豹皆股慄而却走勢之盛也苻堅以百萬衂於淝水聞風聲鶴

唉以為晉師之至勢之衰也前日金人强盛天下莫與敵而我顯然怒彼以與之角彼不得不盡銳於我今彼驕甚憪然有輕敵之心是我潛形匿勢示弱用奇之時也願詔關陝諸將毋張虛勢毋競小利蓄養士氣乘間阻險但務其小勝不必大勝也則馴小勝可以致大勝矣要之毋顯與之角而已然則朝廷前日遣大臣如何曰固嘗遣之也選任陟降之權殺生賞罰之柄此大臣之職非將帥所得預今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

臣不可闕陜土地沃衍士馬强壯形勢利便號為金城百二他日復五路固守自當循秦漢之舊建都長安今日遣大臣非獨韋制京東亦所以為後日經畫也方今大臣如吕頤浩氣節高亮忠力慨然李綱識度廣遠威名素著必自簡於清衷願陛下於二人者擇其一起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臣因論兵而及大臣非所當言然陛下詔臣以君臣無間則臣有所懷其可不盡陳於陛下哉何謂誅將帥今日淮南摧鋒陷陣之士亦前日所

用之軍也何勇怯異耶葢由陛下以身率之耳以此知強弱無定勢勇怯無常形惟人所為而已令諸大將下豈無智謀忠勇之士以馭衆統師者乎葢用之未盡其才故未有以見於世也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隐然為大將又令有吴玠岳飛者出矣但多得此數十輩參諸内外更出迭入何患兵勢不強哉臣願詔大臣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名朝廷籍記遇有事宜授以廟畧使專當一隊毋煩隸

於大將矣則諸人競奮才智出成勲名為岳飛吳玠之儔也何謂責成功常人之情莫不欲成功之在我勢有所壓則憤然不滿大將爵位已崇勲名已著難相統一令用兵可授以成算使自為戰而已可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也昔晉遣祖逖過江經畧中原敗石勒復河南功垂成矣而晉遣戴若思權節制據其上流若思雖有才望而逖實不厭也因發憤而死前功盡棄臣甞嘆息於此可為萬世深戒何謂重賞格曰今却

敵退兵之後必論功行賞臣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以頒天下小固不論也謂如得一邑一城一路十人長百人長千人長萬人長之類及近上首領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人人知我有是功有是賞則勸於用命矣昔漢高滅項籍最後楊喜等四人各得籍地以封夫滅項者良平之謀信布之力也豈四人能知哉適會其敗亡而殺之耳高祖封之如此其蓋示天下以不私所以勸後之用命者也况此出勇力以成功名者

耶然則設王爵以待其功者不亦重乎曰果有是功何爲不可唐郭汾陽李臨淮是也尼堪強盛孰與禄山之亂二聖播遷孰與川蜀之狩駐蹕江左孰與靈武之立是今日事勢尤艱於唐也第未有復中原之功果有之何愛於王爵哉守備之宜有五一曰固根本二曰習舟師三曰防他道四曰講遺策五曰列屯戍何謂固根本建康古之建國山川盤絡漕運便利陛下欲圖中原必駐蹕於建康此不易之論也則江信爲根本矣欲保守

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是何也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與十萬之衆深入敵境未能夷一城蹶一將而我已騷然坐困矣民賦固有常國用固有經未知國家何以給之此必窮民之力而後可也瘡痍之後果能任此乎故曰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者此也然則遂不進取乎曰臣前所謂遣偏將更出徐泗以擾之是也然亦尚有說晉之遣祖逖也給兵千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屯於淮陰始鑄兵

器得二千人而後行其後旣斬張平帝嘉其功運糧以給而道遠不至是兵器與資糧皆不取於晉也卒能勝强敵自河之南皆為晉有乃知古名將内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捨是則無以為也誠能慨然以功名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而不為虛内以事外則北兵不足勝中原不足復苟未有斯人也則前者輕兵之說自為不可廢是謂進取保固兩得而不貽後患者也何謂習舟師臣伏見朝廷下福建造船

七百隻守臣經畫來上必如期而辦令既以長江為險則教習舟師乃今日之最急務臣聞某州某縣各置水軍五百名以横海為名而未見其他措置也漢有伏波下瀨樓船將軍之號皆水軍之名也臣乞倣古之制創建此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流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隷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昔曹操望見孫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息而去則舟師之盛望之足以威敵矣况其實可用耶臣又聞之海

民船船不動數月則生水蟲能蠹爛船底則無事之時又當為教閱之法每若干月日一教而寓勸懲之法既以習戰鬭亦以利舟船也何謂防他道已酉之冬金人自金陵渡江實緣吾本為避敵之計上下莫肯固守彼得以堂堂而來及其還也韓世忠以舟師遏於江上相持累旬幾獲其敵帥彼擄掠雖多亦不得謂無所失也去冬淮甸既不得肆諸將輕兵迭出捷奏係道情見力屈潛師而遁則金人用師未有如今日挫衂者臣度他

年入境懲創今日之失未必不由舊轍必先以一軍來淮甸為築室返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以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為多方以誤一處不支則彼得志矣淮南之師雖陽為築室返耕然沮洳之地其勢不能久淹將來固不足慮而此二途可為深虞者臣願預講左支右梧之策使不出吾素料彼雖出奇吾預知固不能奇矣何謂講遺策兵之形無窮故巧亦無窮守備之具切意有未經講畫者昔

賀若弼之攻陳也積荻於岸與舟同色陳人習見不以為疑其後韋舟以來而陳人不覺也此攻之詭計而我不知也魏之伐吳也吳人以車張席為疑城自石頭至江一夕而就魏人望之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斂兵而退此我守之詭計不可不知也古雖不用於今緣此類推之必有可預備者願招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皆預為措置寧設而不用事至而無備則無及矣何謂列屯戍曰長江之險綿亘數千里守備者非一譬若

一身必有要害之處咽喉心腹是也今沿江州郡孰為心孰為腹孰為咽喉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矣臣願差次其緊慢最處屯軍若干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宜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習熟土風人情相諳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如福建本因范汝為作過申世景屯福州今福人安之惟恐其去頻年福建盜賊不作未必不緣世景彈壓之故也雖沿江與福建事體不同然人情豈相遠哉

措畫之方有五一曰親大閲二曰補禁衛三曰訂使事四曰講軍制五曰降勅牓何謂親大閲竊以陛下親統大師遂却大敵此葢用高祖馬上治之光武身定大業之說其效既如此自今尤宜練習武事自古帝王皆有講武之禮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在詩則車攻吉日在春秋則大閲蒐於紅是也當承平且不敢忘武倫今日用武之際豈可曠而不舉臣聞諸將練兵異於曩時其挽强蹶張彏刺之技習熟既精累經出入能趨走耐勞

苦陛下誠因秋冬之交具軍容闢廣場會諸將明三令五申之制觀坐作進退之節取其才藝絶特者或賚以金帛或加以官爵以激勵之則將士感悅競其勇氣自倍於平時矣何謂補禁衛李德裕有言曰一天下之常勢北軍是也北軍者今之禁衛是也内以嚴衛九重外以鎮服天下其勢莫重焉建炎以來此輩更番上下往復千里頓踣道路遺棄老弱小人不知忠義大節或有愁嘆形於言色明州泛海之役亦稍喧悖當時聚其儕

類於諸州指使其實疎遠之也自茲禁衛愈單寡乃籍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譬如蛟龍不假風雲波濤之勢而自托於山林失其所以為神矣古者天子自將兵韓信謂高祖能十萬韓退之曰此軍千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是也今陛下自將之兵幾何人哉若曰昔日慵惰不為用喧悖不循理是可廢也嗚呼是不幾於因噎而廢食者歟甚不可也臣願陛下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精補禁衛之缺增訓練之法使隐然自成一軍

則天子益尊嚴國勢益安强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豈有尾大不棹之患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四至七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胡森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七十四

宋 徐夢莘 撰

炎興下帙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何謂講軍制今天下因循舊弊可革者衆矣至最甚而切于時事者軍制是也今諸州係將軍用虎符調發者樞密院之兵也不隷于將兵者州郡之兵也二者不為

虛設獨所謂廂軍者臣不知其所謂也夫習擊刺攻騎射履行陣固兵矣挈肩輿供帹巧服厠役又兵乎今自一州守貳下至宫觀里居之士皆破兵為白直冗占私役詭名重疊其獘百出皆原於廂軍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不下數百人衣糧借請之費一路一歲不知幾千萬齊民之困國用之乏此其一也臣不知廂軍自何時有之葢自井田之制壞至隋而為府兵至唐而為衛兵至開元而為彍騎至五代而為方鎮之兵也隋唐軍制

至五代而弊極五代軍制至今而弊極而廂軍者又特甚者也曰然則固可廢歟曰今侍衛步軍司所領固不可廢惟州郡在所議仍先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以禁軍給事外其餘合破廂軍何以代之五季之前不見其名豈今日所謂傔從者耶偹計一廂軍一歲衣糧所廢幾何以其合破之數給三分之一以畀之使自僦人為之從官以役凡州郡倉場庫務三司之屬悉僱人以充分郡大小以制其數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然後取其

所殺歲額衣糧之數盡募禁軍專習武事則名實相當而禁兵愈增國家不至用民賦以養無用之人矣曰然則安得遽廢之乎曰取其少壯願充禁軍者改刺老弱而願為民者聽從便其餘姑仍舊俟之數歲亦無幾何人矣第勿招而已如此則人情順從公私兩濟庶乎其可行也何謂訂遣使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且和且戰卒用此術困契丹及中國其設計反覆未可逆料至於吞并而後已此豈可以口舌得其要領

也哉和好决不可恃特費我金繒欵我師旅而已然以
二聖在彼有不可遂已者以為禮當然而行之可也謂
其可以好和非也朝廷姑以餘力行之耳前日遣執政
侍從相繼使未復命兵涉境矣此可為戒然既以餘力
行之亦不可無所考據自靖康來國書往返多矣至渡
江盡失之自建炎來國書或出于執政或出于翰林學
士其副本皆未嘗付有司其詞意之輕重信幣之多寡
使人之官品與夫往來之語録皆不可考每欲遣使朝

廷旋為措畫紛紛旬月妨費機務豈所謂以餘力行之者哉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專掌其事或止右司領之悉裒前後行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可也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專意治兵矣何謂降勑牓古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劉豫父子僣叛理必滅亡然猶外假兵威偃彊歲月昔漢高祖數項羽十罪唐高祖亦暴王世充之惡僞齊固不足比數然兵家有所謂伐謀伐交者臣謂宜降勑牓明著豫僣逆之罪曉諭

江北士民使知天地之大不容僭逆與敵國共事者必速滅亡吾民曉然知豫之不足恃也則回心易慮者多矣或恐勑牓太重有傷國體則止命大將為檄書朝廷本領下而用之亦何傷哉綏懐之畧有五一曰通德意二曰先賑䘏三曰通關津四曰選才能五曰務寛貸何謂通德意劉豫竭中國之力以奉金人暴征苛斂斯民怨恨痛入骨髓特逼於金人之勢彊服之耳登萊沂密兖山林深阻豪右大姓自金人入邉以來各聚徒黨結

為山寨以自保固今雖累年偽齊暴虐如此勢必有未下者願名募有力勇者熟于山川道路與其豪右大姓舊曾相識之人與之符信密往招誘諭以德意倘以一城一邑一寨自歸率以等第優加爵秩其有顯然立功者不次旌異得以高爵使吾民備知今日朝廷招徠之意未嘗一日而忘山東也雖未有見效他日行師入境響應者衆矣然應募之人虚實難辨今遣數十人不過損十數校尉承信之名耳俟其還報委有效驗別與任

使大抵軍事尚謀賀若弼平陳七策當時以為神竒自今觀之僅若兒戲然卒用此以取陳今既與敵人爭勝負茍有可為而不甚費者皆不可已也何謂先賑䘏渡江以來中原士民流寓者數年之後各以著業不須復為經理第今日以後恐須措置前降指揮淮南避敵士民有官者使權攝無官者給糧盡一月止此深得撫循之道願倣此意別為親制應自江北歸來歸者有官人保驗無偽冒者或量給口券或許以權攝或先次注授

差遣無官而貧乏難以自存者令沿江州郡擗截寺舍官屋與之居止亦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為乃止昔東晉遺黎南渡元帝僑置兖州寄居京口明帝又置濮陽濟陰高平太山等郡後改為南兖州或還江南居盱眙或居山陽今雖不能如古僑置郡邑以處流人但使沿江州郡安集賑卹示朝廷懐撫之意亦古之遺制何謂通關津中原士民自逺而來道塗險澁盜賊剽奪饑寒奪逼艱苦萬狀能自達者無幾理當優卹願勑淮

南州郡約束沿江公分人遇有來歸士民即時報所屬給以行由遇到江口官司驗行由先次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不得邀阻其有因而乞覔錢物比常法外稍加重斷官員失覺察停替仍于境上出榜分明曉示庶使江北士民易于歸附無遠之慮何謂選才能前後來歸官吏衆矣朝廷嘉其忠順或賚金帛或與差遣或進官秩既以示朝廷德意之厚然未聞有所任使也古者多用敵國之人以成功衣紹謀臣許攸來奔曹操操

跣而迎之曰子卿來吾事濟矣卒用其策以滅紹李愬得李祐不殺卒用其力擒吳元濟夫敵國之人尚待以不疑賴以成功況吾人耶臣謂官吏來歸者内有才智可用之人願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而已又安知無許攸李祐之人耶如此非獨廣招懷之路亦收其功用之實矣何謂務寬貸陛下每有詔令必念江北赤子陷于偽齊不能自拔哀矜惻怛若疾之在已此帝王之盛德也然臣下未必能廣陛下德意而宣布之疆埸之間不

務招徠專務殺戮是陛下憂勤于上而德意未昭于下也昔晉羊祜與吳對壘降者不絶乃增修德信以懷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有畧吳二兒為俘者還送其家後二兒父率屬來降吳人皆稱為羊公而不名也後卒以滅吳然則欲攻人之國者必先有以得其民之心豈專事殺戮哉敵國且如此况吾人乎臣願勅沿淮守臣令且如此應諸將行師之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良善老弱之人一皆寛貸俾洗然有更生之望則來歸者

衆矣臣既為陛下條畫戰陳之利守備之宜措畫之方綏懷之畧矣然臣區區自獻曰增修德政而已孰為德政曰事天感民任臣擇才者是也蓋德政修則前此之所陳皆可以力致德政不修雖有戰陳之利守備之宜措畫之方綏懷之畧猶未能有濟也臣聞上天之於人君猶慈父之於愛子子職修則慈父之心喜君道得則上天之應順閨門整肅上下雍睦而家道興焉父子之情得也兵革衰息内外樂康而國祚興焉天人之氣應

也子職未盡必嚴顏以勵之諄誨以諭之非他也親愛之而已君道未盡必垂象以示之災祥以警之非他也亦親愛之而已教之不聽不能無放黜之子警之不悟不能無危殆之君天人之際甚可畏也人君苟能修省中之誠以事天其應如響古之所謂反風起禾熒星退舍者豈空言以誑世哉頃年日中有黑氣又白氣貫日不旋踵而有肘腋竊發之事其後滕康上疏時無人為陛下道此者大合聖意謂有諫臣之風亟擢康為執政

臣於時政記中具書其事此非陛下至誠畏天樂聞盡言以裨已闕而能之乎臣伏見今年正月朔日有食之雖非正陽之月然既月餘為變亦大正月朔古謂三朝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也西漢嘗有此小民正月朔尚懼毀器物何況于日虧乎其後漢以衰亂此豈可不大畏乎術家謂日食各分野五行志雖有此說然孔子書春秋日食三十六其應多在人君劉向講論之矣大抵日為衆陽之宗人君之象天意專以戒人君今僭竊

名位與夫殊方異域之君亦足以應天變天意決以警
陛下臣願陛下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兢兢焉勉勉焉發
一言施一事凛然若上天之照燭其上也至于避正殿
舉直言求過失皆前世已行之事固不可廢苟無誠意
以將之亦虛文耳傳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而況於動
天乎人子能改過慈父必喜人君能修德天意必順此
不易之理必至之符也陛下德與天合則災變息福祥
臻年穀豐登氛祲消滅何敵國之不可攘中興之不可

冀乎臣伏讀親征詔曰不敢復蹈前轍以貽江浙赤子屠戮之禍臣惻然歎曰此陛下之誠心也前日避敵誠不能已然吳越之民受禍極矣今陛下神武赫怒親臨江徼號令諸將以却外侮非獨吳越之民得保室家安其生聚雖遐荒僻陋之地莫不帖然安堵若無事時感民之大孰過於此願陛下推廣此意因策勲之際引前日之咎告謝天地宗廟且諭之於民曰使吾赤子室廬焚蕩老弱殲夷皆朕之過也他日敵師至誓當躬率諸

將併力捍禦期于保固固知陛下誠意如此庶忘前日屠

戮之禍而有更生之望矣臣又聞人君之待遇臣下固

自有道非獨用慶賞刑威而已或者乃以爵禄賞罰為

人主之大柄臣竊陋之夫賞罰所以待中才之人非所

以待豪傑之士與有道之君子也葢希賞而赴功與畏

罪而不為非者中才之人耳若夫豪傑之士與有道之

君子合於義則進不合於義則退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爵禄不可得而縻也刑罰不可得而威也人君欲大有

為於世而不得豪傑之士與有道之君子亦不能大有功於世也自古興王之世必有佐命之臣心德同而無間精神會而不疑若子房之於高祖鄧禹之於光武孔明之於先主房喬之於太宗豈待爵禄誘其前刑罰驅其後然後為之畢力哉亦誠意相與而已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可與之存可與之亡生為宗臣没為配廟苟無誠意以相與而徒用區區爵禄刑罰以為重輕則子房孔明之徒尚安得而用之故臣願陛下待遇大臣先

誠意而後名分先道德而後爵禄君臣相與歡然都俞吁咈相得于言意之表功何大而不成事何難而不濟危疑何自來譏慝何由作君臣俱享安榮則功烈高乎當年聲名流于無窮矣臣又聞人才不同所用亦異世平則用法理之士時難則用超卓之才伏見比年用人求之欠精責之大備纎痕微累必遭指摘曩衍宿負不見洗滌至有因用而反見斥被召而不願行者此何理也古者斬裾射鉤之人猶且不廢况其爲士者哉漢武帝

英雄之主也詔曰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魏武帝明見之君也令曰有行之士未必有能進取之士未必有行也陳平豈篤信蘇秦豈守信者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相齊燕士有偏短庸可廢乎由漢魏二主觀之則人君欲起卓之才以濟大功非闊畧細謹不可也曩在仁祖時元昊背叛西鄙用兵范仲淹在政府收天下之士不拘其素茍可用者莫不咸任雖狂𤡚無行之

徒亦自效于下風而仲淹亦躬為詭特之操以振起之今視仁宗時為何如而必欲求纖微于人也傳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士顧其身之不能卹何暇語功名之會哉臣曩侍帷幄屢聞聖訓叮嚀及此嘗仰聖度寬容仁偉之主也而臣下不能將明聖意迄今猶然臣願如漢魏下詔於羣臣使羣臣曉然知聖主所以用人之意不在于求全而在于赴功也安知不有奇謀異能之士自拔于流俗而出為世用者哉天意順于上民心悅于下有

有道之君子以謀國體有起卓之竒才以赴事功則人君端拱無為天下治矣臣前所謂德政修則所欲無不得德政不修雖有致治之術猶未有能濟者葢謂此也臣智識蒙陋才力綿薄頃蒙異知擢在政府勲績不效退領祠官方陛下焦勞暴露前臨大敵而臣安處家庭坐靡廩稍不能先士卒冒矢石效一旦之命臣獨何心每竊愧歎今承明詔下逮敢不竭盡惓惓之忠惟陛下矜其愚而擇其當焉臣不勝幸甚干冒旒扆無任皇懼

隕越之至謹具録奏聞謹奏　張參政守對伏奉詔書以却敵之功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懐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成湯之好問不間遐邇務聞至言竊覸之德意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病廢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極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庭不敢枝辭蔓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覽姑為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裁擇議者謂金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

固可垂手而取也倘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人民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茍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矣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利則不能綏懐去冬金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畧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

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
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鄂岳
荆南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脈之相通
號令相聞有脣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
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
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
為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
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

過五千人綦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權用以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祖宗以來每歲正供六百餘萬悉出于東南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以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于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

諸官司私自占留私自賣販州縣制造尋又奪之故每以乏船為患而漕運不能辦也宜下諸軍根刷見在之船悉歸漕司仍諸路各造一二百舟各專充轉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漕司諸州縣聞諸廟廷而痛懲之諸錢粮既無乏絶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各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侵擾于州縣以復業之民户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遣覈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自闢生齒自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漸矣如是措

置更定候正防秋復遣大臣為之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備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偽齊可以示威而綏邊陲可以保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敵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擾江浙如曩歲之意也今既挫辱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計須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于攻戰

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畧臣熟計之猶為末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内修德而外修政昔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方咸賓惟德修可以服遠人也周詩之美宣王曰内修政事外攘遠人此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二端之為要也葢所謂德改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遠人之不服

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而俾盡効其力信賞以勸有功不以所喜而予之必罰以致有罪不以所惡而奪之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以正四方何患中外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不足以稱塞明詔伏俯以俟誅殛　顏黃門岐對臣岐二月二日巳時急遞到福清縣

正月十五日賜勑一道臣謹拜跪而受臣仰荷聖德不忘下問臣不勝愧懼之至臣竊觀聖語有敵勢既屈又為善後之計可謂委曲預備矣如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臣今竭愚條具在前件四事者臣謹按攻戰之利在擇賢將守備之宜在明賞罰措置得其方則在號令不妄動綏懷得其畧則在軍民各安業也聖問曰攻戰之利臣謂在擇賢將者去年九月敵之遽來未知其衆來者厚薄皇帝陛下親揔六師按甲江

上可謂決于聖斷矣或將或帥皆奉命往前旋以捷音

每日至而敵且遁去臣望陛下而今後益擇賢將使之

分兵而任專如此則盡善矣聖問曰守備之宜臣謂在

賞罰者沿邊臣僚見今盜賊既無疆界頗淨戎之戰士

有才有勇皆無所施雖遇遷轉而自無礙將帥臣亦安

閑自樂臣謂自今朝綱更宜賞罰激其衆心俾肯振職

則守備諸事皆不足慮也聖問曰措置之方臣謂在號

令不妄動者衆口之家或遠或近皆欲安逸若統其軍

者措置不當則人皆怨咨嗟其不得所以故措置正賴
號令分明可賞可罰如小隊大旅昔日所被其禍甚多
臣更願陛下明降指揮自將帥而下至隊伍長皆得措
置之不妄興舉則軍衆之心皆忻快聖問曰綏懷之畧臣
謂在軍民各安業者軍伍之情一等則軍民皆欲安淨
也其間不幸身屬敵中敵衆奔波則逐之不及既來歸
我朝則雖當臣僚議論不同臣願陛下將此曹一例收
之或亦如舊分于各寨使各安業如此則綏懷兩便也

陛下自臨安親征至于平江又聞聖意欲至鎮江建康百姓求安營生相隨不舍臣願戒約所在州縣而不擾之使有生理此乃臣之所見也前件四事臣自謂可行雖愚甚止如此臣冒聞聖覽有虛已擇善之語臣亦不揆輙明奏無隱望陛下更矜念之臣在昔曾觀宋庠所贊尊號録其言曰損之又損天下歸仁臣意欲今因事為陛下暫改之曰忍之又忍天下歸仁臣望陛下不以臣愚戇率爾之言以助聖德萬分之一則實宗社無疆

之憂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七十四